

许杰短篇小說选集



许杰短篇小说选集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北京·

许杰短篇小说选集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82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2\frac{3}{4}$ 插页 1

1981年7月北京第1版 198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9,000

书号 10019·3161 定价 1.15元



作者近照

目 次

惨雾	1
大白纸	39
台下的喜剧	73
邻居	86
吉顺	113
改嫁	139
七十六岁的祥福	154
贼	172
放田水	191
寿平	212
墟期	228
逃兵	245
的笃戏	266
一个人的铸炼	307
病中的觉解	341
梦的埋葬	371
后记	402

惨 雾

上

自从新嫁的香桂姊从她的夫家环溪村回门的那天以后，我们的村里就接连的和环溪村打起仗来。

环溪村和我们的玉湖庄是隔着始丰溪的邻村。溪水在它俩中间流过，天然的画了一道界限。我们的村舍后面，从前都是一片肥沃的土地，正如现在我们从村后望过隔溪树林里隐藏着的土地那么丰饶。无情的溪水，因为距离它的发源地不远，还带有奔暴的气概，在东冲西决的奔腾，差不多每日都要改换它的故道，践踏我们的田地。现在流到我们的屋下了。我们的建筑，因为要避免溪水的威胁，在村外筑上了坚固的城寨；溪水奔腾的冲来时，破不了那坚固的城寨，就在它的下面湍洄了一回，转了几个漩涡，泛成澄碧的深潭，驷马一般的向东驰去。

我们到村后的溪滨眺望时，可以看着溪流的后面，是一滩黄色的沙石，沙石的后面是一片草地，草地上面生长着丛密的柳树，和许多芦苇；柳林长满了绿叶，直遮蔽了远山的山巅，与苍碧的青天相接，相离不远的隔岸的环溪村，已埋在柳浪之中，找不到一个屋角了。

我们的村舍尽处，恰与村后相反；流水荡荡地从西南方冲来，直到了村舍的靠壁；在那边顺势成一个反动，汇成一个射出

角，向东南方流去；因此就堆成了一个沙渚。

沙渚渐渐的涨大起来。有几处已可耕种。我们玉湖人希望在那边进行大规模的开垦；虽然在现在还是满眼的蓬蒿。

这里靠着我们的溪滨，倘若用始丰溪的界划作证，环溪人当然管不到这些未来的财富，但是他们说那是他们从前所有的地址，他们有重新开垦的权利。

这是一个权利和财富的冲突；因为他们看重它，正如一座国际的矿山。

已是五月的天气了，小麦早已收获，大豆和田禾，正待耕耘。村人们虽然不是正忙的时候，却也不能十分怠惰。

暖风轻拂柳梢，新蝉开始歌唱，善鸣的黄莺儿飞过，正直的投下一个黑影。我和我的妹妹杂在村人们的行列中，在祠堂前的樟树下纳凉。

那边坐在石凳尽处的老人，是加裕大伯，他穿着一件青布小衫，敞开了胸口，很安闲的吸着旱烟；他说话的时候，额纹一定折成三叠，短短的胡子，一根根的矗了出来，正似一个脱了毛的旧刷子。他最爱说话，大家都喜欢听他。靠着加裕大伯右面蹲着的是多理哥；他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后生，头上还有一条辫子，终日盘着；他手里拿着一大碗的粥，和一块麦粉的饼干，蹲在石凳上吃。再顺数过来：第三个是做鞋子的老六，他比较懦弱一点，不大说话。第四个是麻皮加来，他是一个最慧的人，而且是最粘滞的人，大家都叫他麻皮加来，就是我们下辈，也没有一个叫他加来叔的。第五个——这边的尽处，是金樱妹扶着她的刚才周岁的弟弟站着。这边呢：那个坐着的独眼，是独眼三，因为他不是我们同姓，所以大大小小都叫他三哥；他侧着头，坐在门槛上。同样的坐在门槛上面的，是江林公；他抱着他的小孙女儿拍着，

好似一个白发的保姆。此外还有许多小孩子，都随意的立着跳着，而最使人注意的，是穿着全身白衣服的香桂姊的弟弟多能，我叫他能弟；他也在那边。

加裕大伯低下头去，要找寻一块大些的石头，敲他的旱烟灰；一面在讲笑话。一阵凉风在柳梢上发笑，拖乱了柳条，却不能移动树干下面的树影；但同时加裕大伯新落地的旱烟灰却被它吹散了。

癞头金气喘喘的从村舍的尽处跑来，惊破他们的沉静；他带来一个可怖的消息，说环溪人已有四五个带着锄头短棒，在下溪渚的芦苇丛里，凶狠狠的垦地。这是一个很可惊人的消息，因为对于玉湖庄的村人们，这是一桩伟大的财富。癞头金还接着说，他已和环溪人争辩起来，相互的骂了一回；但是环溪人欺他只有一个人，恶狠狠的想来打他，幸亏他手脚快，在芦苇丛里一藏，就一溜烟的跑来了。

癞头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多理和麻皮加来，已经跳了起来。

“去！去！那还了得！”

“金！你再去喊一声加启和保东，他们都在大屋厅的中堂里。——你说我们已在祠堂前等他们了；——带短棒来！……”

癞头金已经走了；多理立刻拿出了一束短棒和棒头装有尖刀的猪刀枪，这些都是藏在祠堂里的。

祠堂前的空气，顿时变了样；那些跳着玩着的小孩，立刻套上一副骇异的鬼脸，直瞪着两眼呆呆的站着。

多理把那束短棒和猪刀枪丢在地下时，铿然的声音与灰尘同时飞起，震得金樱妹的小弟直哭了起来。

多理解开那束着的绳，自己拣起了一枝猪刀枪，用手掌去揩

那柄上的灰尘。麻皮加来拣起这根，又拣起那根。老六也拣了一根短棒。独眼三还没有起来，多理就拿了一根短棒给他，催他起身。

接着，癞头金跑了回来，后面跟着加启、保东、多智、来富等一批人。他们都仓忙的走到祠堂前，只有加启带来一根铁尺，保东和多智等便顺手拾起一根短棒。

他们一群人都拿着武器，雄赳赳往前走；癞头金领先，后面就是多理和加启，以后就是保东和多智一些人。

加裕大伯好久没有说话，最后也拿着旱烟管，慢慢的跟了上去。不知受了什么暗示似的，能弟和一批玩着的小孩，也随着加裕大伯前进。

江林公发出他破锣一般的沙音，说：

“不要老老实实的打他！把他们吓一下子，赶走了就算！……”

但是大家走得远了，没有听清楚他说的什么话。

在半路上，他们已走入杨柳树的丛里，一个个散了开去。多智回头看见能弟也跟在一群小孩中间，就吩咐他回去。

在柳林中，树影在沙上摇动，好象活动影片；日光随处的透下几丝光线在他们头上，好象出没在云彩间的明月，人声随处的惊动了树上的鸣蝉，翼声沙沙然的从这树飞到那树，和人们一步一步的踏着细沙的响声相和。

癞头金开始在柳荫中出现，走近那些凶狠的环溪人的前面，他开口就骂：

“你这批牛生的儿子！快给你的爷爷滚开！谁要你在此地开垦？”

环溪人还没有看见他召来的一班人马，厉声的回答：

“贱贼！不要在你祖宗的坟上爬痒！”

“你快些给我滚开！不要来送死！”

环溪人仗着人多，如虎一般的追了过来。

“你打吗？来！……”

柳荫里面喊出了一班人马，环溪人吓了一跳，就退缩了。加启装着没事人似的，把铁尺藏在袖口里，走上前来，好象代他们讲和，要问一下原委。他走到环溪人的面前，癞头金也追了上来，重新壮起他的胆量，打那个环溪人一个耳光，同时加启也抽出铁尺，只是对脑门敲去。多理、麻皮加来、保东等都赶上了；加裕大伯和几个顽皮的小孩也出现了。环溪人见来势不好，忙抽身往水里逃，多理恐怕猪刀枪伤得太厉害了，就把它丢在地上，顺手把多智手里的短棒接过来，追到水岸，向那环溪人的背后一击，那人往前一冲，跌在水里。

加裕大伯连忙止住他们，都没有下水。那五个环溪人当中，有一个走得太忙乱了，在急流里滑了一脚，一个水涡儿，滚到深潭里，流水平到他的头上；他因为脑门上被铁尺敲得太厉害了，所以提不起精神，才溜了下去。这边的一批人都走出来，立在岸上，看那跌在水里的人发笑。

那先渡过去的三个人，就在对岸等着了，还眼睁睁的看着我们这边。及到那两人也到岸时，他们又开始大骂。

多能在那沙堤上，经他的哥哥多智喝回后，就呆呆的彳亍着，走向他自己家里。

他母亲还在灶下洗碗。香桂姊因为是新回门的客人，穿着新衣，在那边和他母亲谈天，一面无意的摇着手中的麦秆扇子。他的爸爸加庭没有在家，刚才所发生的事情，她们还不知道。

能弟报告她们，说刚才玉湖人已和环溪人打了架。并且告

诉她们关于打架的见闻。最后，他很郑重的说出，多智也是同他们一块儿拿着短棒去的。

香桂姊听说和环溪人打架，就吃了一惊。因为一面是她的夫家，一面又是她的母家，无论如何，这是使她为难的。

他母亲很埋怨多智不懂事，说他还没有成年，急着要做“后生”。况且环溪村又是我们的新亲，虽然姊丈不一定在那里，但也难以为情。

能弟见他的姊姊发呆，就跑了出来。他想他的母亲和姊姊们都不喜欢他报告的消息，对于他自己的自信，似乎是个打击。

祠堂前的人又站满了。各人的心中，都有一种张皇的情绪；此种情景，平时在那里是很不容易有的，因为平时在那里都是没事的闲谈和嬉笑；今天却如触了电一般，大家的脸上，都象一块削壁的山石，被一层迷蒙的烟雾遮盖着。能弟知道是为了刚才的那件事，就一声不响的走入人丛中，仰着头听他们说话。

春舟大伯穿着一件白夏布大衫，在人丛中说话，大家都没有一点声音。他是加裕大伯的弟弟，前清进过一个秀才，现在可以同县城里的知事和警察官直接见面。因为他是一个文人，兄弟又多，家里又在年年的酿酒，年年的买田，所以没有一个不听他的吩咐的。他说：

“糟了！这一件事，我们不应该如此做。……现在那边上风了。……我们应该叫警察，……叫警察，说他私自开垦，强占土地！糟了！现在……是他们上风了！”

他的语音断断续续，正好象什么人把他的舌根拖住；他想使他自己的语言，普遍的及到全体的听众，所以喉咙特别的提高。他说到后面简直是不成声了。他那语言飞散的效力，还不及他口边的泡沫的爆发；而他声音的拖沓和凝滞，却正象嘴角上的白

沫一般的渐渐凝结着。

能弟挤在他面前，仰着头，不住的看着他。我从他的泡沫的飞散上，发现了能弟的沉默的头颅，溅了不少泡沫。我不喜欢能弟吃那些泡沫，正如我自己不喜欢别人用唾沫唾在我的头上一样。我挤了过去，牵着能弟的手，要他走到我的后门的门槛上坐；他就随我走来。

在那里，春舟大伯又说话了：

“现在，他们一定去报警了！……但是，不要紧；你们快把那些短棒和猪刀枪束好，藏到祠堂里转去。警察如果当真来的时候，由我去说话！”

这“由我去说话”几个字，春舟大伯特别的说得重，好象要无论什么人都听见。同时，立着听他说话的人们，心中好象放下了一块石块，面上都微微地现出一种欢喜和尊敬的颜色。

“说一句私话罢！我们用兵器，是见不得客的。……兵器！是刑事犯呢！……这是我们吃亏的。……好！现在把它藏起来好了。……警察来时，什么事都由我担当……因为这是关于阎村的财富。……”

春舟大伯讲得满身都是汗，背部的汗珠，已经钻到白夏布大衫的外面，又开始流动了。他说到此处，就退了出去。

祠堂前的人们，又开始走动起来；嘈杂的声音，也随着那些人的走动，跟着高了起来。

在那里，癞头金是最容易招人注目的；因为他本是很耐人寻味的人，而这次的事件，又直接的和他有关；所以大家都追问他当时的情形。

多理也很出众，他叙述他用短棒扑击那个落伍者的环溪人，真是有声有色。加启也自述他的铁尺用起来如何的轻便与如何

的巧妙。而多理最以为荣，最说得津津有味的，就是他不肯用猪刀刺穿那个人的背部。

总之，祠堂前的空气，这时可非常的紧张。太阳稍稍斜了一点西，但是热力并没有减少；树梢头静悄悄的，蝉也没有唱歌；雄鸡和母鸡们，慢慢的在草地上走着；几只活泼的村狗，也躺在树下，伸着舌头。

我偷偷的问能弟，香桂姊姊在家里作什么？他说在家里“嬉”。我想看一看他的姊姊，就要求他同我一块儿到他家里去。

香桂姊一个人躺在楼上；向南的窗门开着，正可以望见村外的澄碧的溪潭和隔岸的密接的树林，隐约的绵亘着的远山。

我说：“香桂姊！我来看你呢！”

她立起来喊我一声秋英妹。

我觉得她出嫁以后，举止就有许多不同了。我说：

“你现在的面色，比什么时候都好呢，香桂姊。”

“不见得罢！——你看我很红润，是吗？——那是热得发烧的。”她说了微微的一笑，随着就把她的笑容敛住。我觉得对于她已经非常的隔阂的样子，找不出可以对她说说的话。

“你听见了吗？我们玉湖人同环溪人打架。”我说到环溪人，骤然想起：她是出嫁到环溪的。她的丈夫，也曾到这边来过。

她说：“刚才听能弟说过了。”

她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我急忙抢着说：

“姊丈我见过呢，生得非常的雄壮；我当时还说笑：‘若是和香桂姊打起架来，香桂姊一定是打他不过的。’那天在你家里吃了鸡子面的点心去的。……”

“秋英妹，你的妹妹来叫你了。说：你的父亲回来，要你烧点心去。”能弟的母亲在楼下叫，我便立了起来，往楼下走；香桂姊

还勉强的送到楼梯头站着。

我走到家里，果然父亲坐在大凳上，解他的草鞋和破袜。我喊了一声“爸爸”，就走入灶下烧火。

母亲吩咐我去买酒，我走出后门，祠堂前已经没有刚才那么多的人了。

江林公仍旧抱着他的小孙，加裕大伯仍旧坐在那里吃旱烟，鞋匠老六很安闲的躺在石凳上；一切的景象，又没有以前那样紧张了。

警察没有来，一直到天黑了都没有来，大家紧张着的心，也就放宽了。

吃了晚饭以后，我和妹妹坐在母亲旁边，听爸爸讲述他在外两年的情形。他末后又叹了一口气，说我不是男孩子，不能帮助他出外做事；又说我没有兄弟，他的前途很空虚。我沉默着没有说话。

能弟在外面叫，说香桂姊要叫我说话。

满天的星星，正如中午的日光照在闪烁的沙上，反射到我们的眼帘里那么晶莹而繁多。白天的热气，已经躲到群星的后边；凉风隐在树梢上唱歌。

能弟紧握着我的手，用力的靠近我走着。我觉得他的手有些热烈的颤动。

这是我的幻觉吧！我觉得在这样黑夜的道途上，周围是非常辽阔的，前途是非常空虚的。当我觉着这一种情景时，我的耳朵里好象有人告诉我，能弟的热烈的颤抖的手，就是这空虚的黑夜的安慰者。

大概，那时的能弟，也有这样的感觉了。他愈握紧我的手，愈靠近我来。他轻轻问：

“英姊！你今年是几岁了？”

我觉得他的无端的诘问，是含有深意的。我说：

“你呢？能弟！你先对我说了。”

“十四。那么你呢？英姊！”

“我，十六。”

他的几句英姊，一句句都透入我心的深处。

他愈加挤了过来，我就把他抱住，搂在我的左怀走着。

我的心内的舒适，好象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那个世界是融和了芬芳的花香与柔和鸟语的春晨，我俩是游泳其中的两尾五彩金鱼了。繁星嵌在深碧的天底，正似我俩游泳着的鱼池的水底，嵌着的晶莹射目的宝石。

香桂姊仍旧在那个楼上，向南的窗门仍旧开着。和风从窗口吹来，解除了刚才进入室内时的许多浊气的薰陶，回复到我在屋外走路时那么清爽。窗外看不见澄碧的溪潭，却增加了中午时听不到的淙淙的水声。天河从屋背面横过，小星填满了河街，一颗颗细洁得可爱，直挂到南天的尽处，与那些隐隐约约，用远树和山影组成的如长堤一般的黑影相接。“南大人”^①戴着纱帽，——有灿烂的帽饰，——穿着朝衣，偏向西面跪着；正对窗口，礼拜我们屋后的北斗星。

室内的灯光，还及不上两颗萤火虫的明亮；因为南风吹得太强，故意把它放置在箱子的后面，光线更加微弱。

香桂姊的麦秆扇子也没有扇。多能弟还缠着我不肯下楼。我也不心愿能弟离开。她说：

“英妹！你的话没有说完就走了。——你告诉我，他们同环

^① 天文学上的天蝎星座，看起来象是一个大人的形象，我们叫南大人星。

溪人相打时情形怎样？你说他，（她说到这个“他”时，语音特别的放低，悠久而轻和，我知道她的脸上同时有一阵清风掠过了。）你在那边看到他了吗？告诉我！英妹！”

看了她这种说话的神气，我平时的好多话而直爽的习惯，忽然改变了。我告诉她：今天并没有看见她的丈夫，只是那次他到她家里看她的母亲时，我看到一次。她轻轻的哼了一声。

她吩咐能弟到楼下去；她要求我今夜宿在她家里，伴她睡眠。

能弟还躊躇着不肯下去；我说要回去对母亲说一声再来；她催促我就去；我又要找能弟同伴。

这一次的来往，我觉得能弟的心完全同我的心粘住了。我们俩相抱的走着，一句也不言语；我只觉能弟的心同我的心完全粘住了。

我的母亲没有话，因为我的爸爸刚回来，要重新铺眠床；现在更加便当了。

我没有把能弟的事对香桂姊说，因为我知道她要笑我俩的。

多能还缠着我，他见我同香桂姊睡，也说要伴香桂姊睡。香桂姊嗤的一笑，说他还同小人一样的不懂事。我的意思，就是三个人同睡也不妨，因为这张床很宽；但我没有说出。

香桂姊叫她的母亲把能弟叫去。我就去床上赶了蚊子，放下帐子，吹灭了灯。窗门仍旧开着，夏夜的凉风，不能有冬天的北风那样厉害，它只能在帐子的外面，微微的摇动，不敢骤然穿入。

她说她昨夜一夜没有入睡，只是左右的翻身；现在虽是住在她从小长大的母家，她总觉得是外乡，自己是客人。她想要回转环溪，或者明日差人去叫她的丈夫来。但是她都不敢说。